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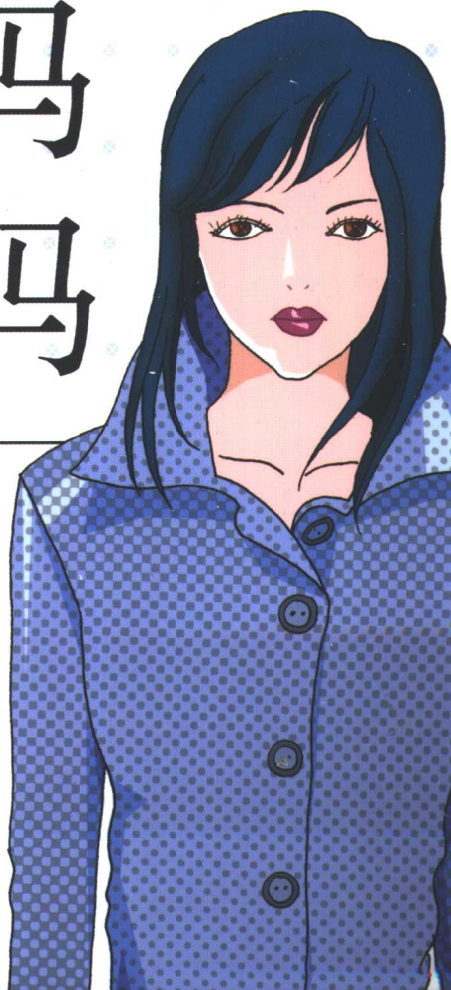
萌芽 · 长篇小说

再见， 妈妈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应晨著

Changpian Xiaoshuo



再见，妈妈

应晨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应 晨 著

再见，妈妈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, 妈妈/应晨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02.7

(萌芽一族)

ISBN 7-5339-1649-2

I.再… II.应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1049 号

再 见, 妈 妈	
应 晨 著	
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王蓉蓉	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电邮: Zjlapb@mail.HZ.ZJ.CN
	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	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85 千字 印张: 4.125 插页: 2 印数: 00001-10000
	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7-5339-1649-2/I·1457 定价: 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● 赵长天

视文学为上帝

再见，
妈妈

应晨这个名字，对于中国读者是陌生的，因为《再见，妈妈》是她在海外出版的第一部小说。但她在海外已经是相当有影响的职业作家了。

应晨是上海人，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。1989年去加拿大留学并开始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。1991年完成《似水流年》，1992年初发表后得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文学界的好评。1993年发表反映留学生生活的书信体小说《自由的囚徒》，表达了她对人与文化的关系、人与根的关系的一些感想。此书出版后引起加拿大法语区媒界的反响（在北美有些大城市移民人口已超过本地人）。这本书至今仍是当地高中和预备学院（高中毕业进入本科之前的两年制学院）的语文课读物和法文统考内容之一。1995年发表的《再见，妈妈》得到法国费米娜文学奖、爱尔兰读者奖和加拿大总督奖提名，获法国—魁北克联合文学奖、魁北克书商奖、加拿大作协奖等等。法国的主要报刊，包括《世界报》，对这本小说都有报道和评论。小说被译成英文发



MENGYA

表后，美国的几大报刊，包括《纽约时报》，也对它有较好的评论。目前，《再见，妈妈》已有法文、英文、西班牙语文、意大利文和波兰文版，明年将出版瑞典文版。1998年发表《磐石一般》，2002年发表《U家花园》，都分别在法国和加拿大出版。目前，在加拿大、美国、法国和德国一些大学的文学系课程中，收录了她的一部分作品。十余年来，在从事专业写作的同时，她也作为加拿大法语作家频繁地到世界各地参加交流、座谈、演说和朗诵。

应晨是我在上海航天局工作时的同事。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，她刚从大学毕业，在一家研究所当翻译。在业余文学爱好者活动时，我们曾经见过面，但没留下多少印象，我甚至记不得我们是否交谈过。后来，我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工作；再后来，她出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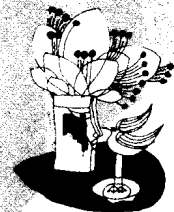
三年前，应晨来信，说她在加拿大办了个双语文学写作网站，希望得到我的支持。自此我们开始书信往来。去年，她把已经获得很多荣誉的《再见，妈妈》翻译成中文寄给我。这是一个关于两代人之间关系的故事：母亲对女儿的不理解，以致最终造成悲剧。这样的事情，不管中国还是外国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普遍地存在着。一代又一代的人重复着基本相似的故事：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常常会在相似的故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于是悲剧被无穷尽地复制。这大概是人类难以解脱的宿命。所以这样的故事在不同的国家、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引起读者的共鸣，我想，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价值。



应晨最近给我来信，谈起自己的写作经历和心路历程，谈得很精彩。她说：“我于1989年1月到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法文系读书。由于年久不用，法文当时已基本忘却，一开始在语言上困难重重，天天像是在云里雾里过日子。经过努力，再加上有导师的帮助，情况有所好转。我自幼爱好文学，不是一般的玩玩，而是认为假如没有文学，活着就没有意思。我认为文学是美的综合，它既是思辨的，也是感官的。而对于我，美是人生最终极的安慰。我广泛地读书，却很少动笔，似乎一直在等待某一个时刻。1989年这样的时刻到来了。离开故土远涉重洋一举使我全身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，和与我同年龄的人一样经历过许多，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不浅，已不可能完全地把自己融化到别一种文化里去。过去，文学使我多少有点游离于纷繁的世事之外，如今生活的现实促使我牢牢地站在岸边，任凭河水千姿百态地在眼前流过，对于过往将来的无数感慨堵在胸口，特别想写东西。我很喜欢自己现在所处的角度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的角度。所以我时常说，我的无归宿便是我的归宿，我的不福便是我的福。

“于是我开始写作。当时只是想写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写，选择哪种语言似乎都不重要。由于在法文系读创作专业，自然便用了法文。

“至于创作体会，太多了，不知从何谈起。每本书都写得很不同，体会也就不一样。但我始终有一个准则，就



MENGYA

是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里保持精神自由，走自己的路。我认为文学不是娱乐工具，严格地说也不应当是传递信息的手段，否则它不是和我们所熟知的宣传文字一样了吗？对于我，写作是一种探索的过程。我正在整理自己这些年来用法文写下的创作随想和发言稿，之后打算自译成中文和英文。2001年12月在巴黎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（与会者有莫言、格非、余华、韩少功等），我的发言稿是用中文写的，可惜繁体字的稿子交给《香港文学》发表，原稿在加拿大的电脑里，如果需要，等我回去可寄给您。

“1999年我曾参加拍摄一部有关我的写作生活的纪录片，片子由加拿大电影局资助。我们一行人都到了我的故乡上海，之后又去黄山拍景。当时我在笔记里写了两个想法。一是关于我的母语。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，有过许多苦痛，许多欢乐，都是难以忘怀的。人说我们的童年影响我们终生，是不无道理的。最关键是在中国的二十八个春秋使我不知不觉地形成（也可以说是继承）一种思维特点，如今正是这种思维特点使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是个中国人。我正是在离开上海之后才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。这种思维特点是与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我在笔记中写道：我用许多工夫学习法文，学习英文以及其他文字，但中文是天赐的礼物，糊里糊涂就会了。我最近写的一些小说打破常规的时间概念，甚至消除生与死的界限，这种内容用语法严谨的法文是可能表达的，但有些难度，我感觉用中文来表达恐怕会轻松些。所以我



想，我也应当用中文来写作，成为完全的我。

“另外我描述了黄山之行，尤其是攀登三千级台阶。我当时的心情与游客恐怕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是有目的地用力，期望领略高峰处的风景。我想高峰处的风景未必是最好的，因为有期望便会有失望。我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到攀登这个动作本身上，争取走好每一个台阶。终点是没有的，文学没有止境，文学的前途也是不可知的，所以每一次迈步都是出发。好比神话里的西绪福斯，他被罚终生苦役，把一块巨石推往山头去，每次这块石头都会掉下来，每次都要从头开始。我愿意把写作看成是这么一种含有悲剧意味的活动。第一次落笔，每一字每一句都像是在上阶梯，目的地是没有的，但希望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一次在意义上和形式上尽可能圆满的完成。

“重新翻一翻《再见，妈妈》，发现许多句法和用词还欠推敲，毕竟多年不用中文，有点生疏，很惭愧。说明即便是天赐的礼物，也是需要保养的。”

我忍不住大段摘引应晨的来信，不仅为了使读者了解她并理解她的小说，更是因为，我被她对文学的虔诚所感动。我知道，在海外，纯文学的职业作家极少。如果不是在大学或其他文化单位有一份工作，几乎难以生存。况且，法文不是应晨的母语，在法语地区当一名纯粹的职业作家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她却做出了如此勇敢的选择，并且获得了成功。当然，至今她的生活依然并不富裕，但我相信她很快乐，因为她拥有一个文学的上帝。



MENGYA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把文学视做上帝的作家必然像珍稀动物那么难以寻觅。但真正的文学确实应该是神圣的。

2002年4月30日





第一章

他们把我扔到一个带轮子的小床上。四堵白墙上没有窗户。他们举止粗鲁，好像我是罪犯似的。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他们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。

一般说来他们尊重死者甚于活人。因为人一死，就没了人味，尤其不再脆弱，突然被赋予许多才智和德行，死后价值必高于生前。然而我却不同。我擅自给自己判了绝刑，并亲自执行处决，于是我的死充满羞耻。他们对此怨恨不已，认为我不应该早早地逃离他们的乐园，认为我这样结果自己实际上意味着我不喜欢他们。他们一定要报复的。比如他们会拒绝把我的名字刻到一块石头上。既然要走，就走得彻底嘛。可他们要处理的死尸实在太多。虚界的路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路一样拥挤，死者照旧要站队，要耐心，要含着不是微笑的微笑等待下去。

一只蜘蛛正在天花板上扩张地盘。有人来看望我。香火缭绕升起时，飘过来破破碎碎的议论，还夹带着诚心诚意的赧泣：

太年轻了。有人说。

长得还不错。

可惜想法太多。听说她临走留下一封古怪的信，你们不知道？

可怜她母亲——

这么说，他们到过幸福餐厅，把那里的垃圾篓子也翻了

再见，
妈妈



MENGYA

一通。他们会迫不及待，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地把我的手迹交给“家长”。我想象妈妈接过这片皱巴巴的纸条时，十分恼怒尴尬，脸色铁青，却装作对纸条的内容毫不在意，不屑扫它一眼就塞进衣袋里。我的举动也确实太像儿戏。区区几行字怎能够伤着妈妈的皮毛？她的脑壳向来是无懈可击的。父母在，不远游嘛，我如此自绝于她，足以证明她的无辜，证明我不肖。我闯入一个禁区了。妈妈最忌讳死亡二字，一如她绝不愿意知道哪个男人使我倾心。死于非命是违背天意的，比暴露大腿更缺德。

“求求你和我一起多待一会儿吧。”祖母自言自语道，“你脑子里的喧哗这么轻而易举地埋入死寂里，我们怎么受得了啊。你得说些什么才好。你可以诅咒你那可怜的妈妈，诅咒所有的人，辱骂我一通，你可以由着性子，把话通通倒出来，这样你一路或许会走得轻松些，我们也可聊以自慰——”

之后祖母走过去把手搭到她儿媳的肩背上。妈妈居然纹丝不动，奇迹般地容忍这只天敌的手。

“我多么想替代她，先她而去。”祖母喃喃地说。

妈妈不太费力地止住啜泣，想了想，点头表示同意。我听不见她的声音，只看到她的嘴唇在蠕动，但我知道她会吐出什么话来。

“婆啊，”她大概是这么说，“您的话难得中听，可我们终于达到了一致，您总算说对了一句：您本应该走在头里的。”

我屏住呼吸，以为自己的分量会因此增加。我从带轮子



再见，
妈妈

的小床上飘下来，设法靠近妈妈。我也想把一只手搭到她的肩膀上去，她的肩膀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。不料烟雾却一再地把我推开，在生与死的边界上充当无情的岗哨，弄得我透不过气来，看什么都模糊。我这才明白，我做下的事有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我已经开始流亡了，而且完全没有退路。掉头是不能的，一分钟也不行。哪怕我诚心诚意，哪怕我只想摸一摸妈妈的肩头，也不成了。她就站在我的床边，却好像离我很远。在这间牢笼一般空空荡荡的小屋里，她伏在我的身体上，试图认出我来。自从我落地到现在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厮守，我们俩仍然仿佛素不相识。

第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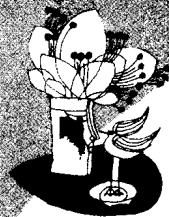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主意无论如何都是不错的。我要背叛她，背叛她汽笛般的嗓门和她铁一样的额头。我与她的关系黯淡无光彩。如老夫老妻似的，我们之间的种种都发生在预料之中，疲疲软软，味同嚼蜡。我们必须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分手，就像把一棵成年老树狂暴地连根拔起，如此我们才可能脱离麻木不仁：或者重新发现彼此，或者彻底地互相抛弃。

凡事都依照我的计划进行着。她伏在我变了质的身体上痛哭流涕。我已经面如土色。现在她必须面对一个恼人的现实：她终究无法随心所欲地盘算一切，处置一切。有她没她事情都不可能永远完美无缺。比方说我此刻已不属于她的管辖范围。她已经失掉我。她的损失人人都知道。从今以后，人们谈起子女的事，她只好哑口无言。她再也不能摆出一副



行家的面孔道：我是说过嘛，家庭教育很重要的。她再也不能津津乐道炫耀她为人之母的经验，罗列她多年来为纠正我的低贱本能而严格施行的各项规矩。人们甚至根本不再当着她的面提及子女。大家从此都会可怜她，认为这位母亲未必教儿有方。再没有人去听她的。所有这些严重后果都是我造成的。是我亲手毁了她的声望！我宣告了她的无能，抹掉了她的强项。我硬逼着她从母亲的位置上退下阵去。我使她变得一文不值。

我的举动定然会令她惊讶不已。她准保还记得我胆怯的神情，我那每到她面前就不自觉地微微弯曲的背。她一向认为我不够聪明缺乏性格，但如今她要对我刮目相看了。她知道她自己永远不敢效仿我的。普通人是不会去自尽的。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依附在生命上，坚信好死不如赖活。时而他们也深感被他人尤其被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，但他们决心要忍下去。他们笑的时候是最最可怜的，脸上的肌肉在抽动，噪音也欠自然。他们要活着。他们的词汇里没有丧葬等不吉利的字。他们习惯于避免过激的言语和动作，瞻前顾后，生怕招人耻笑，生怕死后丑陋不堪。其实他们明知今日从来不比昨日更美好，未来也不十分激动人心，但他们依然满怀希望，毫无尊严。成熟立刻使他们或干瘪或腐烂。于是妈妈会看出我与众不同。她后悔这么多年给我管吃，管住，管穿，管洗，这么多年劳劳碌碌翻过来拨过去地整顿我，却偏偏不曾懂我。一个不同寻常的娃娃——我永远是属于她的一个娃娃而已。一个表面平庸而实际勇敢的女孩子，远远超越于她。在生命的黄昏她仿佛误掉了最后一班车。有一辆车许多



MENGYA

年来一直默默地不无遗憾地等待她，希望载着她一同奔往一个梦中的乐园。读着我的信妈妈便会意识到这些。然而太晚了。如今这辆车抛下她，到一起也许是有意识制造的车祸里去完成自己了，任凭她后悔过去检讨自己的任性和专制。在吵嚷嚷却又荒凉无比的路上，她独自一人，突然肠胃绞痛。既然没有胆量去死，她只得拖着疲乏的步子无望地走下去。

第三章

我真不该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一推再推。自从我明白自己注定要有一位母亲和一位父亲，我就起了自绝的念头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活着或许能容易些。从前做学生时我最羡慕孤儿们。他们可以尽情玩耍，随意留级。我曾经写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祖宗。“打倒孔老二，”我写道，“否则我们的文明将堕落到坟头的泥潭里，我们这一代又会断送在父辈的手中，而我则最终要倒毙于我母亲的脚下！”当时班主任对这段文字很满意。

我是不怕从窗口跳下去的，也不怕让车轮来碾碎我的脑袋。“生存还是死亡”，老莎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够聪明。我还没有从书堆里得到过什么重要的启迪。因为如此，我对爸爸敬重不起来。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教书、想书和写书。我和妈妈总算在这点上意见一致。她认为我读那些泛了黄的书是枉费时光，孔子纵然有千错万错，但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这话离真理实在不算远。于是我微微地笑了。妈妈说我的这种微笑足以化天下最软的心肠为铁石。这微笑仿佛在说：是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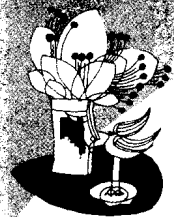


妈妈，我懂的，唯有无知可以延长我们的睡眠，我们内心的安宁。只要肯平静地睡去，我们就充满女人味，拥有不衰的魅力。

除书本之外，我对其他许多事物也不屑一顾。比如我最看不惯心理医生。在他们眼里仿佛全人类都不太健康似的。我看倒是他们自己犯了邪，病情不亚于我的父亲。那些人目光很特别，他们看人的时候单单盯住头颅，一心想透视其中的内容。岂知他们分析来分析去的那个看不见的部位，不过一堆湿湿的肉而已，绝对不比别处的肉更美丽更清洁。想想自己的计划万一出点差错，就会落到他们手里，就会被弄去查脑子，不由得惊慌失措起来。

可真要是如愿以偿了，我又会有别的顾虑。朋友们的惊慌与同情将给出走的灵魂平添负担。不过我的魂灵真比我的肉身更值得牵挂吗？都知道白求恩大夫为中国人民而死，死得重于泰山。都知道那比泰山还重的分量当然是指魂灵的。可祖母一口咬定魂灵永远轻于肉体。

此刻我漂浮在缭绕的香雾中头晕目眩，才晓得祖母是对的。别人都对此将信将疑。他们依附于生命如同羽毛们依附于鸟儿，浑然不觉自身是怎样无足轻重。当一些羽毛们脱离鸟儿，毅然地放弃一场根本不属于自己的生命，自动地跳入虚无里去时，他们对那飘飘扬扬的姿态很不以为然。虚无到底算不算永恒的一种呢？他们不管。他们一边咒骂羽毛们的懦弱，一边给自己壮胆。他们头头是道地评价死亡。于是沧海桑田之间，死亡的种类繁多，有沉重的也有轻松的，有英雄的也有卑贱的，或可用或无用，或有德或缺德，死亡好像



MENGYA

